

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

黃一農*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摘 要

袁枚 (1716-1798) 的《隨園詩話》是歷來同類型著作中最暢銷者，由於此書涉及《紅樓夢》的記述是否完全可信，迄今仍引發諸多筆墨論爭，甚至被有些學者認為關乎胡適 (1891-1962) 等人所揭舉「新紅學」之樁基。通過細究此書的版本流變及編選過程，筆者發現：袁枚的焦點原本是想炫耀自己的隨園，竟已成為《紅樓夢》小說的主場景，而《隨園詩話》記事中提到的《紅樓夢》以及曹雪芹家族只是作者信手所寫的枝節。本文進而釐清袁枚在此涉紅文字中因何犯錯，以及不同版本的《隨園詩話》又何以在這部分出現重大異文的可能原因。

關鍵詞：袁枚，《隨園詩話》，胡適，新紅學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兼中央研究院院士。本研究受國科會計畫「曹學研究及其與紅學、清史間之對話」(101-2410-H-007-047-MY2) 支持，並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吳伯姬研究員，以及北京清華大學黃振萍老師協助獲得部分資料。作者電子郵件信箱：yh Huang@mx.nthu.edu.tw

一、胡適「新紅學」與《隨園詩話》的涉紅記事

胡適透過〈《紅樓夢》考證〉一文所揭舉的「新紅學」，乃以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隨園詩話》中的涉紅記事拉開序幕，他曾引述該書卷二曰：

康熙間，曹練亭（原註：練當作棟）為江寧織造……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明我齋讀而羨之（坊間刻本無此七字）。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此四字坊間刻本作「雪芹贈云」，今據原刻本改正）：「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¹

胡適即以此為基礎，論證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並接受「大觀園即隨園」之說，但他質疑《隨園詩話》中所稱曹雪芹為曹寅（1658-1712）子之說，推斷應為其孫之誤。²

胡適晚年見到 1955 年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發行的明義（約乾隆三年（1738）至六年間生）³《綠煙瑣窗集》鈔本，發現《隨園詩話》乃摘抄自該書之〈題《紅樓夢》〉二十首，明義在此組詩的前序中註曰：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⁴

¹ 胡適，《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紅樓夢》考證〉（改定稿），頁 201-202。由於顧頡剛所見之《隨園詩話》版本與其師胡適所見者不同，此乃綜合該兩未指實之版本的文句而成。

² 宋廣波，《胡適與紅學》（北京：中國書店，2006），頁 11-52。

³ 黃一農，〈《紅樓夢》早期讀者間之親屬關係辨誤〉，《紅樓夢學刊》，3（北京：2012），頁 97-117。

⁴ 明義，《綠煙瑣窗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景印清鈔本），頁 105。

文句與《隨園詩話》頗多雷同，惟後書所引明義之二詩，與《綠煙瑣窗集》中的文字略異（見圖一）。

① 我此跋不確，袁枚作《隨園（第一）記》在乾隆十四年（1749），

② 此可見袁枚說的「隨園」即大觀園的話，也是從詩注來吧！注中「出」字

③ 注中「出」字亦未必他與雪芹相熟，只是「做出」之意。看他說「余見其鈔本」，可能他們二人不相熟。

④ 此二首即《隨園詩話》所引

（題《紅樓夢》）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

廟散人空日已斜，跨驢紅袖慢歸家。葦塘路細偏題紅樓夢，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

佳園結構類天成，快綠怡紅別樣名。長盤曲欄隨處看，東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病容愈覺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若山河，還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圖一：明義《綠煙瑣窗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中的〈題《紅樓夢》〉詩。圖右將其小序用標楷體轉寫出，胡適之批語亦以細明體重新打字辨出。⁵

胡適在批《綠煙瑣窗集》時，將「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中之「出」字用雙圈標出（圖一），但對其用法似不太有把握，初稱明義所見之《紅樓

⁵ 改繪自宋廣波編，《胡適批紅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5、8。

夢》鈔本乃源自曹雪芹之手，後則推測兩人可能並不相熟，認為「出」字或只是「做出」之意，然此解釋將與其後之「撰」字的語意重複。吳恩裕認為「出所撰」指「拿出所寫的」，⁶ 經查「中國基本古籍庫」所收的清代及以前文獻，共有 79 例之「出所撰」，均可印證其說。據此，明義應曾從曹雪芹處得見《紅樓夢》一鈔本，而非得自外邊的流傳，否則，他不會稱「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⁷

至於小說中的主場景大觀園，胡適原本認同袁枚此即隨園之說，並於過覽《綠煙瑣窗集》後稱此說是「從詩注來」，但不久則自承：「我此跋不確，袁枚作〈隨園（第一）記〉在乾隆十四年，已說此園為隋織造之園」（見圖一）。查袁枚在白撰的〈隨園記〉中清楚記載此園乃自隋赫德起才建屋植樹，且因袁枚於乾隆十三年修《江寧新志》時，亦不曾記隨園（或隋園）為曹家舊業，知隨園確與曹家無關，且非大觀園。⁸ 後人對《隨園詩話》中此說即頗多譏諷，如清末明齋主人評《紅樓夢》時就稱：「袁子才《詩話》謂紀隨園事，言難徵信……不過珍愛備至而硬拉之，弗顧旁人齒冷矣！」⁹

《隨園詩話》中還有另一則涉及曹雪芹的記述，稱：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見秦淮壁上題云「一溪烟水露華凝……」三首，深得竹枝風趣，尾署「翠雲道人」。訪之，乃織造成公之子嘯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與雪芹公子前後輝映。雪芹者，曹練【棟】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¹⁰

此處之「織造成公」乃指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補授江寧織造的成善，¹¹ 然不論是

⁶ 見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八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明義及其《綠煙瑣窗集詩選》〉，頁 67-74。

⁷ 本文中的引文底線均由筆者所加，以表明應注意之重點。

⁸ 參見李曉光，〈隨園故址考辨〉，《東南文化》，5（南京：1999），頁 96-99。又，有稱袁枚之孫祖志（1827-1898）以「大觀園即隨園」之說乃「吾祖謬言」，遂將《隨園詩話》中相關內容刪去，此說顯然與該書傳刻的過程不合。且在缺乏具體論證的情形下，即使袁祖志是袁枚後代，亦難以其言為據，何況袁祖志曾否有此言尚無確證；參見弁山樵子，〈紅樓夢發微〉，《香豔雜誌》，11-12（上海：1916）。本文無連續頁碼。

⁹ 此段參見俞平伯，《俞平伯講《紅樓夢》》（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頁 87-94；朱洪，《胡適與《紅樓夢》》（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頁 185-190。

¹⁰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頁 543。

¹¹ 《清高宗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203，頁 87。

曹雪芹與成善之子蘇延福的年齡差，¹² 或曹雪芹在世距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歲之時間差，均遠小於所謂的「相隔已百年」！知袁枚對與其同時代的曹雪芹其人其家根本不太了解。¹³

胡適當時所見《隨園詩話》應即今北京大學圖書館索書號 SB/811.104/4048.6 之本，其扉頁稱「乾隆壬子夏鐫，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封面手題「乾隆壬子排版《隨園詩話》，此本無第十六卷及補遺，應是當時後數卷尚未成書。壬子，隨園七十五【七】歲。十，四，三（筆者按：指民國十年四月三日）。胡適」等字，¹⁴ 該本的涉紅文字記曰：

康熙間，曹棟【棟】亭為江寧織造……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¹⁵

為討論方便，筆者姑且稱之 A 型涉紅文字。清末民初屢次重刻出現此型文字之版本，因當時《紅樓夢》早已家喻戶曉，遂多改「文觀園」為「大觀園」。¹⁶

近年，歐陽健等先生高舉批胡之旗幟，大肆抨擊〈《紅樓夢》考證〉一文，指稱《隨園詩話》中的 A 型涉紅文字乃道光四年（1824）遭人剝改重刊的結果，主張早期各本中的敘述應作：

¹² 延福之漢姓為蘇，參見郭譽，《靈芬館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0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間增修本），卷 2，頁 6。

¹³ 在袁枚所修之《江寧新志》中並無曹寅家諸人之傳，僅於吳貫勉小傳中，稱「曹棟亭織造聘其修書」。此段參見袁枚修，《江寧新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景印乾隆十三年刊本），卷 22，頁 12；胡文彬，《紅樓長短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139-141。

¹⁴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宋廣波研究員的提示。

¹⁵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間刊本，索書號 SB/811.104/4048.6），卷 2，頁 10。

¹⁶ 由於隨園曾是以文官花聞名的文官園，故有疑袁枚因「非常願意和《紅樓夢》攀上關係」，而將「大觀園」寫成「文觀園」。然因「官」、「觀」兩字相差頗多，此說似缺說服力。參見包雲志，〈《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紅樓夢學刊》，4（北京：2005），頁 274-287。

康熙間，曹練【棟】亭為江寧織造……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¹⁷

下文稱此為 B 型，亦即顧頡剛所見文字。歐陽氏等人並指剝改的目的是為「拈出『大觀園』，從而把雪芹『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的《紅樓夢》，坐實為長篇小說《紅樓夢》」。又因今本《紅樓夢》並無一女校書之重要角色，他們於是轉稱曹雪芹所寫乃另一部同名的風花雪月之作。¹⁸

由於前述之涉紅記事僅為《隨園詩話》全書近兩千條敘述之一，知 A 型涉紅文字應無助於道光本的銷售。且若當時確有人有此深沈之意圖，理應亦會順便將「文觀園」校改成「大觀園」才對！更有甚者，在約乾隆六十年成書的周春(1728-1815)《閱紅樓夢隨筆》中，即已出現「袁簡齋云『大觀園即余之隨園』，此老善於欺人，愚未深信」句，知歐陽氏前說恐不成立。¹⁹

因前述爭論涉及對《隨園詩話》版本流變的認知，筆者遂在前人的基礎上，過覽兩岸幾間重要圖書館的四十多種版本，論證袁枚乃於乾隆五十年左右開始編纂《隨園詩話》，此書正編十六卷的初刻本應於五十五年庚戌歲完成，卷二所見為 A 型涉紅文字。袁枚因掌握了詩壇的發表平臺以及臧否人物的發言權，讓自己成為名利雙收的詩壇祭酒，故於五十七年又刊傳《隨園詩話補遺》四卷，並陸續刊行各種大小之版本，試圖以不同紙張和價位因應不同層級的消費群。此外，還一面修訂先前所發現的訛誤（如 A 型涉紅文字就被自行剝改成 B 型），一面持續編纂嗣刻。此書於袁枚病卒後始劃下句點，內容定為正編十六卷、補遺十卷。亦即，B 型涉紅文字早見於隨園自刻本，而非道光間遭人挖改所致。²⁰

¹⁷ 歐陽健、曲沐、吳國柱，《紅學百年風雲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 583。

¹⁸ 同前引，頁 582-601；克非，《紅壇偽學：全面透析考證派新紅學》（北京：團結出版社，2012），頁 41-86。

¹⁹ 參見曲江，〈明義〈題紅樓夢〉絕句二十首真偽辯正：與歐陽健先生商榷〉，《紅樓夢學刊》，3（北京：1997），頁 223-241。

²⁰ 此段參見吳宏一，〈《隨園詩話》成書年代與版本問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4（臺北：1977），頁 13-19；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臺大文史哲學報》，

潘承玉先生雖對歐陽氏的看法提出許多具體論辯，但他對「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這句話刪加的解釋，則有待商榷，因他認為：

（袁枚）雖然在比較正規的壬子刻本中刪去了這句話，但還是不忍徹底割捨，在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稍前的又一次比較不正規的巾箱本刻本中保存了下來。它的不正規既表現在字體的瘦劣，同時表現在內容的輕率 and 聳人聽聞。就我們關注的對象而言，它甚至比原稿還離事實更遠。或許出於表彰無名小卒以示胸懷廣大的心理，他不顧事實，進一步把〈題《紅樓夢》〉的作者換成了曹雪芹。²¹

查《紅樓夢》於乾隆六十年左右已成暢銷書，惟因當時曹雪芹的文名應還上不了檯面，他只不過是位名不見經傳且去世已久的通俗作家，很難想像袁枚會出於「表彰無名小卒以示胸懷廣大」之理由，不顧因此得罪望族富察氏之明義，而將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本中已校改了這段涉紅文字，又重新改回先前錯誤之內容。

鑒於「圍繞《詩話》兩條涉紅材料是否完全可信的論爭，實關乎以胡適新紅學為邏輯起點的二十世紀主流紅學，是否真的該棄若敝屣的重大問題」，²² 而先前的研究仍未能理清〈題《紅樓夢》〉組詩究竟與《隨園詩話》不同版本間的異文有何內在聯繫，加上無人留意在《隨園詩話》的編輯過程中有何可能產生該涉紅記事中的訛誤，下文即嘗試重探此一近百年來仍未有定論的議題。

二、袁枚涉紅記事的編選背景與方式

涉紅記事的重要當事人明義應與曹雪芹至少有一些間接關係。²³ 由於弘曉、永忠、明仁（?-1780，明義之兄）、明義和曹雪芹等人常出現在阿濟格裔孫敦誠的

78（臺北：出版中）。下文中有關《隨園詩話》之版本，均請參見後文。

²¹ 潘承玉，《求真與問美：古典小說名著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新紅學的基礎與「新新」紅學的張本：《隨園詩話》涉紅記載重考〉，頁 245-246。

²² 同前引，頁 237。

²³ 先前學界對相關之人脈網絡頗多誤解，參見黃一農，〈《紅樓夢》早期讀者間之親屬關係辨誤〉；黃一農，〈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清史研究》，4（北京：2012），頁 1-14；黃一農，〈曹振彥旗籍新考：從新發現的滿文材料談起〉，《文史哲》，1（濟南：2012），頁 55-63。

社交圈，且明義親叔傅恒（1722-1770）之女嫁淳穎（阿濟格弟多鐸之裔孫，承繼多爾袞支，襲睿親王）為嫡福晉，另一叔傅文之女生裕瑞（1771-1838，多鐸裔孫，其父修齡襲豫親王），一堂姊（同一曾祖）配弘曉（允祥之子，襲怡親王）同母兄弘嗽，弘嗽死後乃以弘曉之子為承繼子；又，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嘗任阿濟格王府長史（相當於總管），曹寅之女與明仁且分別嫁娶禮親王代善之裔孫。此外，明珠妻（阿濟格第五女）所生揆敘之承繼子為永壽和永福，兩人過世後共留下一子六女由永壽嫡妻關氏撫養長大，其中四女分嫁福秀（曹雪芹表哥）、傅恒、弘慶（允禩第三子）和乾隆帝，傅恒長子福靈安又娶弘慶之女。知富察氏、納蘭氏與愛新覺羅宗室彼此之間存在錯綜複雜的姻親關係。

再者，明義最好的朋友張賓鶴（1724-1790）不僅館於弘曉府邸十餘年，也與明仁、敦誠、永忠以及明義的堂兄弟明瑞、明亮、奎林等交結。故明義確有可能因與曹雪芹有一些共同親友而相識，並從而成為《紅樓夢》的早期讀者之一，但我們現尚無證據顯示曹雪芹晚年與小他二十來歲的年輕明義往還密切。

至於明義與袁枚之間則從來緣慳一面，兩人只以詩文神交。查明義的文采實不突出，但袁枚卻在《隨園詩話》中三度提及明義，並引錄他多達八首詩中之文句（見後文），²⁴ 此恐因其乃出身貴盛之尤的富察氏之故。袁枚應是以仕途較不如意且愛寫詩的明義作為其優先經營之對象，希望能因此打入其家族的交遊圈。²⁵

袁氏嘗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告知明義，自己與其已故叔父傅恒頗有淵源，因他在乾隆七年翰林散館的殿試時，傅恒曾對其「一見傾心，賞其爽俊」，且「嗣後每到宮門必加獎許」。然傅恒當時只不過是名二十歲左右的御前侍衛，²⁶ 何能對一位大己約六歲的庶吉士既「賞其爽俊」又加以「獎許」？

當位極人臣的傅恒於三十五年病卒後，袁枚曾去函其子福康安悼念，並恭製「龍賓（筆者按：名墨的代稱）十二、毛穎（指毛筆）八床」託明義轉交，²⁷ 可見他與明義間的交情相對上應較密切。袁枚後於《小倉山房集》中收入自撰的〈傳

²⁴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頁42、153-154、212-213。

²⁵ 袁枚如何經營與權貴之關係，可參見牟潤孫，《海遺叢稿》（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略說批本《隨園詩話》〉，頁253-265；李廣柏，《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明義〈題《紅樓夢》〉詩與袁枚所知曹雪芹之點滴〉，頁237-252。

²⁶ 黃一農，〈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祕〉，《漢學研究》，31.2（臺北：2013），頁123-160。

²⁷ 袁枚著，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小倉山房尺牘》，卷8，頁178。

文忠公挽詞〉，其中有云：

下士無端哭上公，此身雖賤感恩同；談深各倚宮門柳，手握難忘玉殿風。白髮半生春夢遠，青天一望慶雲空；陰鄉侯去黃羊冷，腸斷南陽老敬通。²⁸

再度強調曾與諡號文忠的傅恒在宮門有執手相交之情。

乾隆五十九年，福康安致函袁枚，提到拜讀《隨園詩話》、《小倉山房全集》等大作，並附寄七律四首，其一云：

曾識先人紫閣中，披襟玉殿對和風；士逢知己心難忘，誅善言情讀忍終。²⁹

表示曾過覽袁枚為其父所撰的挽詞，且感謝袁枚視其父為知己，袁氏於是酬答曰：

記識先公玉殿旁，非常矜寵夢難忘；掃門未得瞻麟角，芳訊猶通及雁行（註：謂我齋諸公）。³⁰

慨嘆未能親晤福康安，但點出自己與其堂兄明義等人常魚雁往還。

袁枚究竟是否曾與傅恒結為知交，他在《隨園詩話》中即自露馬腳，因該書有云：

余哭鄂制府虛亭死節詩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乙酉，天子南巡，傅文忠公向莊滋圃新參誦此二句，曰：「我不料袁某才人竟有此心胸，關係公同年，我欲見之，希轉告之。」余雖不能往謁，而心中知己之感惻惻不忘。³¹

其中虛亭是大學士鄂爾泰（諡文端）長子鄂容安（?-1755）的字號，他於乾隆二十

²⁸ 同前引，《小倉山房詩集》，卷 22，〈傅文忠公挽詞〉，頁 448-449。

²⁹ 同前引，卷 35，頁 849。

³⁰ 同前引，頁 848。

³¹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頁 303。

年平準噶爾之役時在伊犁死節；莊有恭（1713-1767，號滋圃）是袁枚乾隆四年己未科的同榜狀元，時方陞授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簡稱參知），但仍暫留江蘇巡撫之任；³² 而據袁枚該自述，傅恒於乾隆三十年扈從南巡時，嘗轉託莊有恭欲與他相識，知袁氏其實並不曾於乾隆七年即與傅恒「一見傾心」。

袁枚亦自稱已於乾隆七年外放時，曾向鄂爾泰辭行，「蒙公留飯，論當代名臣」，宗室舒坤（1772-1845）即不留情面地揭穿曰：「鄂公留子才飯，斷無之事。乾隆二年以後，上令鄂公專在御園靜養，日賜人參三錢，除計劃大事外，從不與外人交結。雖內外大臣，且不能一面，子才二外用知縣，何從留飯？更何從有此深談？造言欺人，一何可笑。」³³

我們在袁枚的詩文別集中，更屢可見其力圖吹捧或交結傅恒及其子姪輩福康安、明瑞、明仁、奎林等權貴的文字，並媚稱：「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³⁴ 舒坤遂批曰：「傅文忠本不識字，何由知詩？子才《詩話》中之與鄂文端、傅文忠論交，皆借以嚇騙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聲氣耳。」並指福康安亦「不多識字」！³⁵ 當然，所謂傅恒父子的不識「字」應均指漢文而言。而袁枚因在獲選庶吉士時乃奉命習國書（筆者按：指滿文），雖於散館廷試時表現欠佳，但此一訓練想必令其更積極交結滿洲親貴，³⁶ 以致被舒坤譏曰：「一部《詩話》，將福康安、孫士毅、和琳、惠齡諸人，說來說去，多至十次、八次，真可謂俗，真可謂頻！」³⁷

對出生於曹寅去世後四年的袁枚而言，他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初刊《隨園詩話》時，似還不曾讀過以鈔本形式流傳的《紅樓夢》（此書自五十六年始首次刷印），與曹雪芹或其家人亦無往來，而明義〈題《紅樓夢》〉組詩之所以獲得袁枚的青眼相看，應不是因其文采特別出色，而最可能是由於其詩前小序提及隨園乃小說《紅樓夢》的主場景。亦即，《紅樓夢》以及曹家均非袁枚所熟悉或關心的焦點，該段引起學界諸多筆墨論爭的涉紅文字原本只是副產品！

由於袁枚在編《隨園詩話》時，收到各地詩家相贈的大量詩作，書信往還者亦

³² 《清高宗實錄》，卷 726，頁 4。

³³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頁 776-777、866。

³⁴ 同前引，頁 153-154、228-229、681、742、848；袁枚著，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小倉山房詩集》，頁 448-449、848-850。

³⁵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頁 850、864。

³⁶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14-115。

³⁷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頁 864。

以數百計，許多甚至不曾晤過面，故他組織了一個包含記室、親友、門生在內的團隊協助編選，已知其嗣子袁通即協助抄謄、收發文件，門下士周之桂曾代從收到的詩集中採擷佳作，門生劉志鵬則嘗隨他出外採詩，但具體的運作方式和參與成員不詳。³⁸

此書主要的體例，是在摘錄某人的作品之前，先敘述作者或相關人物的特殊事跡，袁枚因此嘗稱「《詩話》非選詩也，選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³⁹ 故該涉紅文字的初稿或先依慣例鋪陳曹寅之軼事，接著，才擷取明義所寄來組詩中的小序及部分詩句。但稍後潤飾之人在將「曹練【棟】亭……」以及「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這兩段文字合併時，或為與主詞曹寅以及袁枚之第一人稱相呼應，且誤「曹子」為曹棟亭之子，遂改原稿為「曹練【棟】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

稍後，此段原稿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歲《隨園詩話》初刊前，又遭最後定稿者將涉紅敘述中所附二詩的作者改成了曹雪芹（詳見下節）。由於明義在嘉慶初年仍在世，而袁枚刊行《隨園詩話》後想必會寄贈相關之人，故明義應曾函告袁氏自己的詩作遭到張冠李戴，且袁枚也可能發覺「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的謬說易引人訾議，遂於重刷時自行（非「後人剝改」）將庚戌本之板挖改成 B 型。此故，當我們查閱乾嘉年間所刊刻的《隨園詩話》各版本時，可發現北京大學所藏編輯較早的無補遺之《隨園詩話》十五卷（索書號 SB/811.104/4048.6）或十六卷本（SB/811.104/4048.4）中，即已見 A 型涉紅文字；至於稍後出刊的《隨園詩話》十六卷、《隨園詩話補遺》四卷本中，雖僅存四個盜版的「南部道」本，但亦均為 A 型涉紅文字，且從字形的相似度判斷，這些盜印本應仿自正版的隨園家刻本（如北大的 SB/811.104/4048.6），惟因較馬虎，故有時亦見簡體字（如北師大索書號 7697 中所刻之「觀」字）；而在較晚鑄刻的《隨園詩話》十六卷、《隨園詩話補遺》十卷本中，則均為 B 型涉紅文字。⁴⁰ 我們可清楚發現中本和特大本這兩種版式被剝改的情形，如臺大索書號 98 p.448 或中國國圖 8793 之板，即明顯源出北大 SB/811.104/4048.4 之板（見圖二）。

³⁸ 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

³⁹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頁 691。

⁴⁰ 此段參見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

袁枚此書屢見挖改，如其於乾隆五十七年寫給女弟子駱綺蘭的一封信中有云：

世妹佳作，一刻入《詩話補遺》第三卷，一刻入《續同人集》〈閨秀〉一門，業已告竣。因錯字有摺（筆者按：指挖改）處，須三、五日後才能寄上。⁴¹

由於袁枚欲約駱氏同遊杭州，故當發現卷三〈句容駱氏〉條中所錄其四詩中有錯別字時，⁴² 就花了三、五日加以挖版訂正。

| | 小本 (12.3 x 9.2 cm)† | 中本 (12.6 x 10.1 cm)† | 大本 (13.3 x 10.3 cm)† | 特大本 (16.0 x 12.7 cm)† |
|-------------|-----------------------------------------------------------------------------------------------------------------------------------------------------------------------------------------------------------------------------------------------------------------------|-----------------------------------------------------------------------------------------------------------------------------------------------------------------------------------------------------------------------------------------------------------------------------------------------------|-----------------------------------------------------------------------------------------------------------------------------------------------------------------------------------------------------------------------------------------------------------------------------------|-------------------------------------------------------------------------------------------------------------------------------------------------------------------------------------------------------------------------------------------------------------------------------|
| 正編十六卷、補遺四卷本 | <p>【半葉九行】</p> <p>*北師大 7697: A型</p> <p>風流奪綺羅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p> <p>*臺大 p.397: A型</p> <p>風流奪綺羅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p> | <p>【半葉十行】</p> <p>*臺大(B) 821.87 4048-3: A型</p> <p>風流奪綺羅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p> <p>*山東大學 821.875/185: A型</p> <p>風流奪綺羅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p> | <p>【半葉九行】</p> <p>北大 SB/811.104/4048.6: A型</p> <p>風流奪綺羅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p> <p>(正編十五卷; 13.4 x 9.1 cm)</p> | <p>【半葉十一行】</p> <p>北大 SB/811.104/4048.4: A型</p> <p>風流奪綺羅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 意中人看出</p> <p>(此本無補遺)</p> |
| | 正編十六卷、補遺十卷本 | <p>【半葉十一行】</p> <p>*中國國圖 111313: B型</p> <p>家拘束能笑 日較差些感 而羨之當時 子雲弄撰紅 陳鵬年不相 見我必起立 觀玩不輟人 康臨問曹練 夢暗香宜雨 不得上風緊</p> <p>† 此為半框高寬，誤差約 0.2-0.3 cm</p> <p>*乃盜版「南部道」本</p> <p>【涉紅記事】</p> <p>A型：「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雪芹贈云……」</p> <p>B型：「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p> | <p>【半葉十行】</p> <p>臺大(B) 847.1 7461: B型</p> <p>家拘束能笑 日較差些感 而羨之當時 子雲弄撰紅 陳鵬年不相 見我必起立 觀玩不輟人 康臨問曹練 夢暗香宜雨 不得上風緊</p> <p>北京清大庚 434 7305: B型</p> <p>家拘束能笑 日較差些感 而羨之當時 子雲弄撰紅 陳鵬年不相 見我必起立 觀玩不輟人 康臨問曹練 夢暗香宜雨 不得上風緊</p> | <p>【半葉十行】</p> <p>中國國圖 38397: B型</p> <p>家拘束能笑 日較差些感 而羨之當時 子雲弄撰紅 陳鵬年不相 見我必起立 觀玩不輟人 康臨問曹練 夢暗香宜雨 不得上風緊</p> <p>山東大學 821.7 185=3: B型</p> <p>家拘束能笑 日較差些感 而羨之當時 子雲弄撰紅 陳鵬年不相 見我必起立 觀玩不輟人 康臨問曹練 夢暗香宜雨 不得上風緊</p> |

圖二：乾嘉年間各《隨園詩話》版本中的涉紅記事書影。

此外，袁枚在六十年五月有答趙佩德書，曰：

⁴¹ 趙厚均，〈袁枚致駱綺蘭佚札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1（南京：2008），頁 213-214。

⁴²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頁 571-576；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頁 643。

所摘《詩話》錯誤數條，細密精詳，一讀一拜。緣枚年已八十矣，精神駑亂，文債太多，長於構思，短於考證。又貪於搜尋佳句，有得即書，以致道聽途說及梓人錯刻者，不一而足。得先生指而告之，如吳績作《唐書糾謬》，真乃歐宋功臣。當即登時鐫改，不緩須臾。奈此畫業已三省翻板，市賈居奇，一時不能家喻戶曉，只好將自家藏板悉照來示改正。改後即寄台閱，以不負大君子千里通書、肫肫愛我之忱。⁴³

知《隨園詩話》先前已在三省出現盜版。⁴⁴ 而袁枚對趙氏的斧正，回應將立即挖改家藏之板。

但錢泳的遭遇則迥異，他嘗稱：

乾隆乙巳歲（筆者按：五十年），余春秋二十有七，始識袁簡齋先生於吳門。偶與先生大論時文，一時傾倒，因呈所作〈西湖詩〉就正，遂載於《隨園詩話》中。及刻成後，先生稱余為秀才，賞寄書求改，先生答曰：「秀才二字昉於漢，在可改不改之間。昔楊素稱孔子為秀才，非今之生員也。」強辭奪理，可發一噱。⁴⁵

經查《隨園詩話》正編卷十四之「錫山錢秀才泳」條，知袁枚始終未費工費事將其正名為國子生。由於乾隆四十九年皇帝曾親臨新營建的國子監行講學禮，而當時通常要「文藝優長」之秀才始有可能考選入監讀書，無怪乎，錢氏抱怨袁枚僅稱其是秀才。⁴⁶ 然因國子生到底還不是舉人或進士，故袁枚並未將其與秀才細分；事實上，在袁枚的詩文中從不曾以「國子生」稱呼任何人。惟在面對前述將明義之詩繫作曹雪芹的錯誤時，袁枚就不可能還自圓其說。

⁴³ 趙厚均，〈袁枚集外手札七篇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3（南京：2009），頁66。

⁴⁴ 由於袁枚曾於五十六年賦〈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七絕，知《隨園詩話》遭三省翻版，而《小倉山房尺牘》和《隨園詩話》共被三省翻版。參袁枚著，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小倉山房詩集》，卷33，〈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頁811。

⁴⁵ 錢泳，《履園叢話》，《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八年刊本），卷24，頁4。

⁴⁶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頁472；斐大中等修，秦細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景印光緒七年刊本），卷26，頁18；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三聯書店，1983），頁22-26。

由於《紅樓夢》的程甲本及程乙本已在乾隆五十六、七年擺印並很快成為暢銷書，⁴⁷ 故袁枚或其親朋、門生應很容易發現涉紅文字中的「文觀園」乃為「大觀園」之誤，然因當時已將《隨園詩話》此條之板挖改，而先前已刷之書又無法收回抽換，以致現存的各種隨園自刻本及以之為祖本的重刻本，無一之板曾被校改成「大觀園」。

乾隆六十年，袁枚作〈八十自壽〉七律十首，當時四方來詩共一千三百餘首，他遂將其中一百八十二人之詩文與尺牘選編成《隨園八十壽言》一書，明義〈和韻十首〉中有云：

隨園舊址即紅樓，粉膩脂香夢未休。
定有禽魚知主客，豈無花木記春秋。
西園雅集傳名士，南國新詞咏莫愁。
豔煞秦淮三月水，幾時衫履得陪游。

並仍自註：「新出《紅樓夢》一書，或指隨園故址。」⁴⁸ 此詩未收入其較早編成的《綠煙瑣窗集》。明義對「大觀園即隨園」的持續誤解應非早年得自曹雪芹，而是因其諳曉曹家被查抄的大量田產與房產多轉賜給繼任的江寧織造隋赫德，⁴⁹ 類此之資訊對旗人而言應不難獲得，尤其明義家族與曹家還有間接的姻親關係（明義的叔叔傅恒與曹雪芹的表哥福秀乃連襟），故明義對大觀園的看法應是想當然耳，此亦可用來論證明義雖認識曹雪芹，但彼此或無十分密切之互動。

由於李鐸的《含中集》提及北京的慎郡王府中亦有隨園，有學者因此主張明義所指之隨園只不過恰好與袁枚所居之處同名。⁵⁰ 然此說頗難說服人，因明義清楚知道袁枚在南京的寓所名為隨園，故他不太可能不辨明兩園之不同。袁枚先前雖在重刷《隨園詩話》正編時，已將初版中直接摘引自明義〈題《紅樓夢》〉詩前小序的相關敘述修訂，但在《隨園八十壽言》中，卻於選刊明義十首和詩中之七首後，仍錄其小註，顯然他還是沾沾自喜己家的隨園被人傳是（故稱「或指」）大觀園之

⁴⁷ 胡文彬，〈程刻本《紅樓夢》的兩個版次與“第三種”版本：為紀念程甲本誕生 220 週年而作〉，收入北京曹雪芹學會編，《《紅樓夢》程甲本探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頁 1-9。

⁴⁸ 袁枚著，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隨園八十壽言》，卷 5，〈和韻十首〉，頁 92-93。

⁴⁹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頁 512。

⁵⁰ 同前引，頁 116。

舊址，但卻避免再用「即余之隨園」之肯定句。

袁枚深惡考證之學，其書中的內容早在清代即為人詬病不夠嚴謹，敘事往往為駭人耳目而率爾操觚，有時亦蓄意張冠李戴，其可靠性常頗待檢驗。⁵¹ 我們在涉紅敘述中，即可發現他雖明知所購之小倉山下一廢園乃前江寧織造隋赫德始創，卻在《隨園詩話》中附和明義「隨園舊址即紅樓」之說，且因未能掌握正確資訊，又不願花工夫細究，遂在同書中誤稱「余買小倉山廢園，舊為康熙（筆者按：應為雍正）間織造隋公之園」，⁵² 並硬派曹雪芹為古人！此外，他還誤「棟亭」為「練亭」、「大觀園」為「文觀園」、曹雪芹為曹寅之子，⁵³ 且在從二十首組詩中挑出兩首描述女子的詩後，又胡謔小說的女主角乃「校書」（指有文才的女妓）之流，⁵⁴ 更道聽塗說地訛稱曹寅「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⁵⁵

惟因道光以後重刊《隨園詩話》之書坊，均未能掌握此書訂正與增改的過程及原因，以致晚清至民國的重刻本，往往由於所根據母本之不同，而導致涉紅文字有異，且常出現新的訛字。如道光四年（1824）三讓堂新刊的《隨園詩話》正編十六卷，即根據庚戌本之盜印本重刻，以致涉紅文字中的「籍【藉】此」、「文【大】觀園」、「拘東【束】」等錯字還是未能出校。至於光緒十八年（1892）的袖海山房本、民國三年（1914）的上海鴻寶齋本、光緒十八年勤裕堂交著易堂之鉛印本等晚近之本，雖亦以最早的庚戌本為祖本，但多已將「文觀園」改成一般人熟悉的「大觀園」。

三、《隨園詩話原稿》小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圖書館以及北京國家圖書館等單位分別藏有一部藍格精寫《隨園詩話原稿》的複製件，原件歸江蘇省泰州市新華書店，據傳此本乃儲賜錦

⁵¹ 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

⁵²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頁 587。

⁵³ 張書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瀋陽：白山出版社，2009），〈曹雪芹生父新考〉，頁 190-205。

⁵⁴ 查《隨園詩話》中另出現以（女）校書稱呼者共八次，全指的是女妓。郭沫若即嘗批曰：「明我齋詩所咏者毫無問題是林黛玉，而袁枚卻稱之為“校書”。這是把“紅樓”當成青樓去了。看來袁枚並沒有看過《紅樓夢》，他只是看到明我齋的詩而加以主觀臆斷而已。」參見郭沫若，《讀隨園詩話笥記（手稿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頁 31-34。

⁵⁵ 此段參見潘承玉，《求真與問美：古典小說名著新探》，〈新紅學的基礎與「新新」紅學的張本：《隨園詩話》涉紅記載重考〉，頁 234-262。

及儲校園（字小坊，號小翁）父子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南京袁氏隨園的故址發現，間以朱、墨二色劃改、添加或點定，共約兩百九十三條，分上、下二卷，其內容遠少於刊本正編十六卷之內容，且有八條在此本中遭劃掉，六十三條被目前最通行之《隨園詩話》顧學頡標點本（下文姑且稱之為「今本」）棄用。⁵⁶ 由於《原稿》之天頭屢見插補的文句，其中用「□」表缺字，用「○」表殘字，並將殘餘之筆劃寫於「○」內（如卷上，頁 10；見圖三），知此頂多是原稿殘本之抄件。在比對袁枚所留下的書法作品後，亦可確認此鈔本非其手跡。

先前學界較少見有關《原稿》的深入研究，經仔細對照其與今本之異同後，可推判《原稿》應抄自《隨園詩話》早期的稿本，然此並非鐫刻前的定稿，如涉紅敘述中的「坐八轎中」，在初刊時被改為「擁八騶」，⁵⁷ 「人間公何好學如此」被改為「人間公何好學」，「百姓見我必皆起立」被改為「百姓見我必起立」，「人以此莫不多曹也」被改為「人以此重之」，「有女校書某尤豔絕」被改為「有女校書某尤豔」，「明我齋題云」被改為「雪芹贈云」（相關討論見後文），用字遣詞大多愈改愈精練。

至於與涉紅敘述同頁之其它三條的內容，亦見進一步改訂，如《原稿》中所記曾撰《玉芝堂集》的邵齊燾，⁵⁸ 在初刊時即遭刪去，僅存其子培熹的〈觀燈〉詩，還加附〈路上〉一詩於末。緊接著的遊仙詩，則先改「此為暴貴人言之也」為「此刺暴貴人也」，刻時再改成「此刺暴貴兒作態者也」；並先改「此為受侮言之也」為「此刺妄庸人也」，刻時再改成「此刺妄庸人傲士者也」；刊本且將「陸易堂太史」校改作「陸陸堂太史」，此應指曾任翰林院編修的陸奎勳（1663-1738，號陸堂），⁵⁹ 末並增補「方近雯觀察云：『一痕輕綠畫春山，冰剪雙眸玉煉顏；不解大羅天上事，蘭香何過謫人間。』此惜詞臣外用之詩也」等句。⁶⁰ 經綜覽《原稿》後，更屢可見當中所保留之編纂過程的改修痕跡及其與今本《隨園詩話》文句間的差異（如圖三右）。

⁵⁶ 潘榮生，〈今鈔本《隨園詩話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6（長春：2003），頁 70-77。

⁵⁷ 此用語或為呼應袁枚在同書卷十五中對八座及八騶之考證。參見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頁 509-510。

⁵⁸ 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景印光緒九年刊本），卷 103，頁 2-3；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頁 281。

⁵⁹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二十二年刊本），卷 22，頁 8。

⁶⁰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頁 281。

未幾，元理來，讀余外集。呈二律中警。向云：「陶令無官通刺易，崔儵有室入門難。」又曰：「傳有其人應久待……」

未幾，元理來，讀余外集。呈二律中警。向云：「陶令無官通刺易，崔儵有室入門難。」又曰：「傳有其人應久待……」

將軍死難金山西，詩云：元為警振，惜未見也。余知江寧時，吳樞元理來，應童子試，年才十三，舉上端甫，因喚入署，賜以果餼，名種現瘦，今用而以女妻之，嗣後十餘年不復相見。一日者于安永行席間，詩人李晴川告予曰：「元理秀才近來，才學日佳，比其外舅，駁，欲度驛驢前矣，因誦其迎秋一首云：碧天靄，暮山晴，一片秋心起月明，著退澌，教發扇，葉風高，已覺萬，彩艷，繞時草色籠烟淡，隔樹蟬聲咽，露清為淚，離驛更，病永無，蘭時有暗香迎。」

字，直接齊梁，有《玉芝堂集》行世。培愚每來秋試，必以詩見投，記其《觀燈》云：「紅羅碧綺間琉璃，遠近龍鸞一望齊；樓下花鈿樓上曲，留人偏在畫橋西。」（今本卷八）遊仙詩大半出于寄托，方南塘居士云：「到底劉安未絕塵，昨宵相與共朝真；漫將富貴夸同列，手板橫腰道寡人。」此刺暴貴兒也。陸易堂太史云：「尋真臺上紫雲高，阿母宵分降節旄；臣朔讀書破萬卷，不甘呵叱小兒曹。」此刺妄庸人也。（今本卷八）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每出，坐八轎中，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如此，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皆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之，人以此莫不多曹也。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尤艷絕，明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今本卷二）青陽秀才陳尉年少能詩，受業隨園，有《江行雜詠》云：「日沉遠樹青，烟起遙山失；何處艤孤舟，一燈古渡出。」

丙辰諸徵士集京師，海內名宿中，余獨心折于山陰胡天游。雅威常言吾于辨威，則師之矣。嘗言：「吾於稗友之矣，其他某，則事我者也。」胡威頭體元直，稱後度為當代第一。散行即言字，代以唐人為號。詩學韓孟，有過于澀拗處，亦惹人愛。今節錄其近人者，如《明……》（今本卷七）

字，直接齊梁，有《玉芝堂集》行世。培愚每來秋試，必以詩見投，記其《觀燈》云：「紅羅碧綺間琉璃，遠近龍鸞一望齊；樓下花鈿樓上曲，留人偏在畫橋西。」（今本卷八）遊仙詩大半出于寄托，方南塘居士云：「到底劉安未絕塵，昨宵相與共朝真；漫將富貴夸同列，手板橫腰道寡人。」此刺暴貴兒也。陸易堂太史云：「尋真臺上紫雲高，阿母宵分降節旄；臣朔讀書破萬卷，不甘呵叱小兒曹。」此刺妄庸人也。（今本卷八）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每出，坐八轎中，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如此，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皆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之，人以此莫不多曹也。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尤艷絕，明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今本卷二）青陽秀才陳尉年少能詩，受業隨園，有《江行雜詠》云：「日沉遠樹青，烟起遙山失；何處艤孤舟，一燈古渡出。」（今本卷二）

圖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圖書館藏《隨園詩話原稿》鈔本複製件之書影。文字多已轉寫在旁，畫線的部分表示與今本《隨園詩話》之內容有異。

再者，《隨園詩話》在編輯時也會與一些作者斟酌文字，甚至主動修改。如袁枚在乾隆六十年致黃易的信札中即云：

寄來希齋司空詩，僕選三首刻《詩話》中，但字句微有不穩處，老人竟擅改之，蓋亦恃愛之故，且聞其虛懷若谷故也。大抵天分高之人，不愁其不新，只愁其不穩；學力深之人，不愁其不穩，只愁其不新，未知足下以為雍之言然否？⁶¹

其所提及的和琳（字希齋，和坤弟）三詩見於今本《隨園詩話補遺》卷六。在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袁枚在與滿洲權貴交往時的柔軟身段，雖實因「字句不穩」而改詩，卻又揄揚作者的高天分。

查明義《綠煙瑣窗集》所收之詩為：

病容愈覺（筆者按：《隨園詩話》改作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慰（改作強）言今日較差些。
威儀棣棣若山河，還（改作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⁶²

即有多處被改動。從明義原先之用字遣詞，知他實在算不上是位一流詩人。《隨園詩話》中它處出現的明義詩，亦見類似情形，如卷五中有云：

明義，字我齋，詩尤嫺雅。其〈醉後聽歌〉云：「官柳蕭蕭石路平，歡場回首隔重城……可憐驕馬情如我，步步徘徊不肯行。」「涼風吹面酒初醒，馬上敲詩鞭未停……寄語金吾城慢閉，夢魂還要再來聽。」
又〈偶成〉云：「東風不解瞞人度，才入竹來便有聲。」
〈早起〉云：「平明鐘鼓嚴寒夜，不負香衾有幾人。」⁶³

⁶¹ 此見北京中漢拍賣有限公司 2010 秋季拍賣會之拍品 (http://www.zhonghanauction.com/products_show.asp?type=2&cataid=16&productid=6858&lid=12)。相關討論可參見趙厚均，〈袁枚集外書札六通考釋〉，《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廈門：出版中）。

⁶² 明義，《綠煙瑣窗集》，頁 108。

⁶³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頁 154。

這幾首詩均可見於較早成書的《綠煙瑣窗集》，只是部分文字略異（見圖四），其中將「纔入竹時聲已來」改作「才入竹來便有聲」，情韻就更顯深幽，這些應也是袁枚團隊代為推敲的結果。⁶⁴

和慶六似村韻

偃仰驅馳別有因，歸真返璞是全身。不貪五斗折腰米，免却九街撲面塵。趙女秦箏堪樂歲，青鞋布襪好尋春。平明鐘鼓嚴寒際，不負香衾更幾人。

平明鐘鼓嚴寒夜，不負香衾有幾人。

閨詞

月地雲階立一回，婢娟和影共徘徊。輕風不解瞞人度，纔入竹來便有聲。

東風不解瞞人度，才入竹來便有聲。

題紅樓夢

病容愈覺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二十首中之第十四首）

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二十首中之第十五首）

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聽歌醉後作

官柳蕭蕭石路平，歡場回首隔重城。可憐驕馬情如我，步步徘徊不肯行。（五首中之第三首）

涼風吹面酒初醒，馬上敲詩鞭未停。寄語金吾城慢閉，夢魂還要再來聽。（五首中之第四首）

官柳蕭蕭石路平，歡場回首隔重城；可憐驕馬情如我，步步徘徊不肯行。涼風吹面酒初醒，馬上敲詩鞭未停；寄語金吾城慢閉，夢魂還要再來聽。

圖四：明義《綠煙瑣窗集》中被《隨園詩話》收錄之詩作。《隨園詩話》之文句錄於原詩左下，畫線部分表示兩者出現異文。

至於《隨園詩話》卷七中有云：

我齋雖官參領，司馬政，而意思蕭散，不希榮利。有人從都中來，誦其〈環溪別墅〉詩云：「將官當隱稱畸吏，未老先衰號半翁。」又曰：「不是門前騎馬過，幾忘身現作何官。」⁶⁵

此詩則或因較晚賦成，故未被收入《綠煙瑣窗集》。

⁶⁴ 李廣柏，《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明義〈題《紅樓夢》〉詩與袁枚所知曹雪芹之點滴〉，頁240。

⁶⁵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頁212-213。

四、袁枚涉紅記事對後世的影響

袁枚因是文壇泰斗，故其涉紅記事影響後世頗大。此節即試申論之。查許兆桂（1742-1812，號西樓寓公）於嘉慶十一年（1806）序吳蘭徵所刻《絳蘅秋》傳奇時有言：

乾隆庚戌秋，余至都門，詹事羅碧泉告余曰：「近有《紅樓夢》，其知之乎？雖野史，殊可觀也。」維時都人競稱之，以為才。余視之，則所有景物，皆南人目中、意中語，頗不類大都。既至金陵，乃知作者曹雪芹為故尚衣後，留住於南，心慕大都，曾與隨園先生遊，而生長於南，則言亦南。⁶⁶

知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歲秋，《紅樓夢》已以鈔本形式透過廟市等渠道在北京一些人當中流傳，⁶⁷且頗獲盛名，但羅修源（1753-1796，號碧泉，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時任少詹事）⁶⁸是否知道作者為誰，在前序中並未指實。而通常被認為最早刊行的「程甲本」，要至翌年才由北京的萃文書屋以活字出版。

在喻文鏊為許兆桂所作之〈西樓寓公傳〉中有云：

金陵秦淮之上有隱君子焉……愛金陵風景，卜宅秦淮，構樓居之，自號曰「西樓寓公」。寓公寓西樓者三十年，一時山人墨士與夫薦紳先生之至金陵者，皆欲謁寓公……沈文愨公、袁簡齋太史均寓公父執，寓公事之謹，以詩相切劘……寓公僅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嘉慶壬申年……卒，時年七十有一。寓公姓許，諱兆桂，香巖其字也。蓋湖北之雲夢人，父治，仲弟兆椿，季弟兆棠。⁶⁹

⁶⁶ 轉引自阿英編，《紅樓夢戲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349-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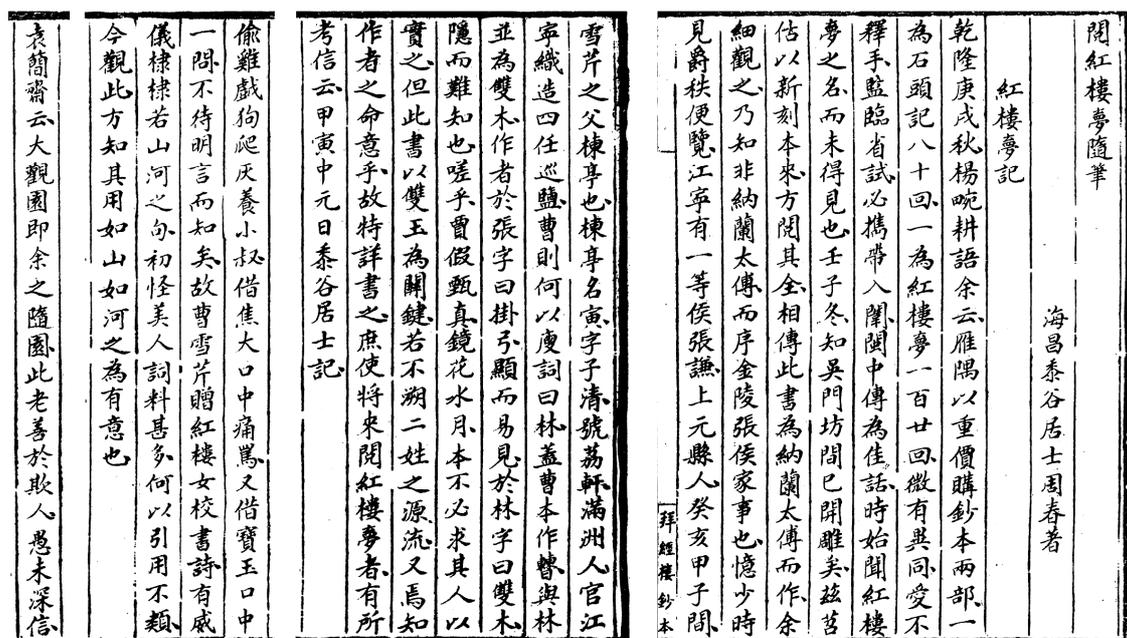
⁶⁷ 沈治鈞，《紅樓夢成書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頁498-514。

⁶⁸ 《清高宗實錄》，卷1372，頁417。

⁶⁹ 吳念椿修，程壽昌等纂，《湖北省雲夢縣志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景印光緒八年刊本），卷10，頁30-32。

知許兆桂之父許治與沈德潛（諡文慤，長洲人）、袁枚三人誼屬同年進士，⁷⁰ 故兆桂對這兩位父執輩的詩壇大老，不僅事之甚謹且曾問詩。

乾隆五十五年，許兆桂短暫停留北京，經友人羅修源的推薦而過覽了名聲噪起的《紅樓夢》一鈔本，他初僅感覺內容頗多南方的景物與用語，回江寧後始知「（《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為故尚衣後，留住於南，心慕大都，曾與隨園先生遊」。以兆桂與袁枚間的兩代關係，讓人不能不合理懷疑其說法應源自五十五年甫於當地出版的庚戌本《隨園詩話》，此因該本之涉紅文字已指出《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其父【祖】曹練【棟】亭於康熙間任江寧織造（別稱「尚衣」），且袁枚宣稱《紅樓夢》中的文【大】觀園即其所居之隨園，還引錄了題為雪芹（應為明義）之二詩，故許兆桂想當然地誤認「生長於南」的曹雪芹「曾與隨園先生遊」。



圖五：上海圖書館藏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之書影。⁷¹

再者，提出「張侯家事說」之周春，⁷² 在其撰於乾隆五十九年中元日的《閱

⁷⁰ 宋如林修，孫星衍、莫晉纂，《松江府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87-6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嘉慶二十三年刊本），卷 43，頁 35。

⁷¹ 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上海：中華書局，1958，景印上海圖書館藏拜經樓鈔本）。

⁷² 此說已被多數紅學家視為過分比附。參見王現婧，〈家事說與歷史觀：淺論清人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齊魯學刊》，6（曲阜：2005），頁 82-86。

《紅樓夢隨筆》自序中，提及他在寫作過程曾參考《隨園詩話》等書，由於周氏在其書中指「曹雪芹之父棟亭」、題紅二詩的作者為曹雪芹，並嚴詞抨擊袁枚「大觀園即余之隨園」之說（見圖五），⁷³ 知周春對《紅樓夢》的認知亦應多得自庚戌本的《隨園詩話》。⁷⁴ 在此，《隨園詩話》中之「練亭」及「文觀園」被主動訂正為「棟亭」及「大觀園」，此因周春確實讀過《紅樓夢》且知曹寅其人。

至於裕瑞在筆記《棗窗閒筆》中的相關敘述，應亦受到《隨園詩話》影響，其言有云：

雪芹二字，想係其字與號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漢軍人，亦不知其隸何旗，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風雅遊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聞袁簡齋家隨園，前屬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約在康熙年間，書中所稱大觀園，蓋假托此園耳……。⁷⁵

字裡行間不只用「想係」、「不得知」、「亦不知」、「約在」等詞，亦連續三次用「聞」字，知其對曹雪芹的敘述或多屬道聽途說，以致被好友敦敏、敦誠兄弟形容為「嶙峋更見此支離」、「四十蕭然太瘦生」的曹雪芹，竟被在雪芹死後八、九年才出生的裕瑞描述成「身胖、頭廣」。由於裕瑞即使是稱其前輩姻戚當中有與曹雪芹交好者這件事，也是聽別人說的，那他當然就不可能從其前輩姻戚直接聽來雪芹的相貌了。⁷⁶

裕瑞在前引文中所書「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一句的目的，應在給人己言較可信的感覺。雖其「前輩姻戚」中與曹雪芹往來最多者或是堂舅明仁，⁷⁷ 但裕瑞與年齡長其一大截的明仁應互動不多，此因明仁過世時他才十歲。疑裕瑞對曹雪芹的一些認識亦主要出自《隨園詩話》的初刻本；無怪乎，他同樣誤隨園為曹家故

⁷³ 參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頁 114-117。

⁷⁴ 周春應曾詳讀《隨園詩話》，此因他在《耄餘詩話》中有云：「簡齋《續詩話》曾詆拙著《杜詩雙聲疊韻譜》。」參見周春，《耄餘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0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清鈔本），卷 2，頁 10-11。

⁷⁵ 裕瑞，《棗窗閒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景印清鈔本），頁 174-175。

⁷⁶ 周策縱，〈有關曹雪芹的一件切身事：胖瘦辨〉，《紅樓夢研究集刊》，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284-291。有稱曹雪芹可能年輕時身胖而晚年消瘦，設若如此，則裕瑞的消息來源對雪芹之生平就欠缺持續的掌握。

⁷⁷ 黃一農，〈《紅樓夢》早期讀者間之親屬關係辨誤〉。

址，又誤此園「約在康熙年間」歸隋家。裕瑞平常與明義間的交往很可能也不密，他應不知明義亦為紅迷，且還賦有〈題《紅樓夢》〉組詩；否則，透過明義他應很容易得知曹家在雍正五年始被抄沒，亦絕對有管道可查出雪芹之名及其旗分。

由於清人多不熟悉曹雪芹家之生平事跡，故多數人接受「曹雪芹為曹寅子」之說，曹寅的別號也屢被誤作「練亭」，這些源自《隨園詩話》的內容，後且被常州學派學者宋翔鳳 (1777-1860)、俞樾 (1821-1907) 的《曲園禠纂》、陳其元的《庸閑齋筆記》(1874)、陳坦園的《榕蔭堂叢書·耕疇紀抄》(1876)、夢癡學人的《夢癡說夢》(1887)、葉德輝的《書林清話》(1920) 等以訛傳訛，⁷⁸ 持續誤導了許多紅迷。

五、小結

筆者在略覽了兩岸幾間大圖書館所收藏的四十多種《隨園詩話》版本後，透過對此書編纂過程以及版本遞進的深入分析，發現袁枚之所以在乾隆五十五年的初版中編入涉紅記事一條，主要應是因明義《綠煙瑣窗集》中之〈題《紅樓夢》〉組詩的小序提及隨園乃《紅樓夢》的主場景，他遂沾沾自喜地加以摘引，但《隨園詩話》的編輯團隊很可能在潤飾明義的小序時，陰錯陽差將「曹子雪芹」誤為「曹寅之子雪芹」，致使《隨園詩話原稿》（參見圖三）成為：

曹練【棟】亭……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絕，明我齋題云……。

惟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確知為何該題紅詩的作者在初刊時被替換作曹雪芹。一種可能是已七十幾歲高齡的袁枚在此書的編輯過程中無法事事躬親，而最後負責此卷的潤

⁷⁸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中國史學叢書》景印稿本），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條；俞樾，《曲園禠纂》（北京清華大學藏，光緒九年《春在堂全書》重刊本），卷 38，頁 29-30；陳其元，《庸閑齋筆記》，《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4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同治十三年刊本），卷 8，頁 31-32；葉德輝，《書林清話》，《叢書集成續編》第 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9，景印民國九年刊本），卷 9，頁 14；一粟編，《紅樓夢卷》（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219；田榮、劉蘭芳，〈“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評辨〉，《學術交流》，3（哈爾濱：1995），頁 120-124。

稿者又因讀不懂「明我齋」三字乃人名（漢姓罕見「明」字），乃自作主張將所採詩的作者依《隨園詩話》一般體例改成先前敘事中提及的曹雪芹。

或因明義於收到《隨園詩話》初版後，曾致函抱怨遭到張冠李戴，且因袁枚自知隨園的前身與曹雪芹家無關，擔心遭人譏諷，他稍後即主動挖改涉紅記事，刪去有關大觀園即隨園的文句，並將題紅詩的作者訂正為明義。至於《隨園詩話》初版中其它一些不恰當的內容，他也先後加以摺補。但由於當時的盜版者以及後世的坊刻者，並未留意到此書複雜的修訂過程，又一直欠缺公認的標準本，遂因所用母本的不同致使各種版本之涉紅敘述異文互見，晚近的紅學界對相關議題也因此仍聚訟紛紜。

鑑於袁枚既不認識曹雪芹，亦不曾讀過《紅樓夢》，故我們對其《隨園詩話》中錯誤百出的涉紅記事應有所保留，也無需再以一些過於獵奇的假說，試圖提供解釋。先前如韓旭女士即因此指稱雪芹乃其祖曹寅與兒媳通姦所生，以呼應「曹雪芹為曹寅子」之說。⁷⁹ 歐陽健先生更因袁枚認為題紅詩是詠妓之作，故聲稱曹雪芹非今本《紅樓夢》的作者，明義所見乃是曹雪芹所著的另一部同名之書，並主張明義的題紅詩被近人從兩首偽增成二十首。⁸⁰ 他們均因執著袁枚的敘述誠屬可信，遂在欠缺具體證據的情形下，勉力提出種種互圓但卻極盡曲折的說法。

雖然《隨園詩話》的普及與長銷確實增進了有清一代讀者對《紅樓夢》作者的認識，並在民初胡適形塑「新紅學」的初始階段曾扮演點燃聖火的角色，但隨著新材料的陸續發現，以及近幾十年來紅學或曹學的開展，《隨園詩話》中的涉紅敘述早已失去其重要性。深盼拙文能令相關議題自此被恰如其分地定位成紅學史的一部分，此領域還存在更多挑戰等著我們去釐清與突破！

（責任校對：林雅鈴、廖安婷）

⁷⁹ 韓旭，《曹雪芹身世揭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頁 82-115。

⁸⁰ 此見歐陽健、曲沐、吳國柱，《紅學百年風雲錄》，頁 582-601。主流之看法可參見朱淡文，《紅樓夢論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201-212；劉廣定，《化外談紅》（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重探富察明義〈題《紅樓夢》〉詩〉，頁 343-36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高宗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一 粟編，《紅樓夢卷》，北京：中華書局，1963。
- 吳念椿修，程壽昌等纂，《湖北省雲夢縣志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景印光緒八年刊本。
- 宋如林修，孫星衍、莫晉纂，《松江府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87-6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 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景印光緒九年刊本。
- 周 春，《閱紅樓夢隨筆》，上海：中華書局，1958，景印上海圖書館藏拜經樓鈔本。
- _____，《耄餘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0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景印清鈔本。
- 明 義，《綠煙瑣窗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景印清鈔本。
- 俞 樾，《曲園禱纂》，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光緒九年《春在堂全書》重刊本。
- 袁 枚，《隨園詩話》，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間刊本，索書號 SB/811.104/4048.6。
- _____，《隨園詩話原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圖書館藏，泰州市新華書店藏鈔本之複製件。
- 袁 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 袁 枚修，《江寧新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景印乾隆十三年刊本。
- 袁 枚著，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 郭 馨，《靈芬館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0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間增修本。
- 陳其元，《庸閑齋筆記》，《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4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同治十三年刊本。
- 斐大中等修，秦緗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

版社，1970，景印光緒七年刊本。

裕 瑞，《棗窗閒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景印清鈔本。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中國史學叢書》景印稿本。

錢 泳，《履園叢話》，《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八年刊本。

二、近人論著

王現婧，〈家事說與歷史觀：淺論清人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齊魯學刊》，6，曲阜：2005，頁 82-86。

* 包雲志，〈《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紅樓夢學刊》，4，北京：2005，頁 274-287。

弁山樵子，〈紅樓夢發微〉，《香豔雜誌》，11-12，上海：1916。

田 榮、劉蘭芳，〈“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評辨〉，《學術交流》，3，哈爾濱：1995，頁 120-124。

* 曲 江，〈明義〈題紅樓夢〉絕句二十首真偽辯正：與歐陽健先生商榷〉，《紅樓夢學刊》，3，北京：1997，頁 223-241。

朱 洪，《胡適與《紅樓夢》》，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朱淡文，《紅樓夢論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牟潤孫，《海遺叢稿》（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

克 非，《紅壇偽學：全面透析考證派新紅學》，北京：團結出版社，2012。

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八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宋廣波，《胡適與紅學》，北京：中國書店，2006。

宋廣波編，《胡適批紅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吳宏一，〈《隨園詩話》成書年代與版本問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4，臺北：1977，頁 13-19。

李廣柏，《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李曉光，〈隨園故址考辨〉，《東南文化》，5，南京：1999，頁 96-99。

沈治鈞，《紅樓夢成書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

周策縱，〈有關曹雪芹的一件切身事：胖瘦辨〉，《紅樓夢研究集刊》，14，上海：1989，頁 284-291。

阿 英編，《紅樓夢戲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

俞平伯，《俞平伯講《紅樓夢》》，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胡文彬，《紅樓長短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_____，〈程刻本《紅樓夢》的兩個版次與“第三種”版本：為紀念程甲本誕生 220 週年而作〉，收入北京曹雪芹學會編，《《紅樓夢》程甲本探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頁 1-9。
- 胡適，《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
-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三聯書店，1983。
- 張書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瀋陽：白山出版社，2009。
-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劄記（手稿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 黃一農，〈曹振彥旗籍新考：從新發現的滿文材料談起〉，《文史哲》，1，濟南：2012，頁 55-63。
- _____，〈《紅樓夢》早期讀者間之親屬關係辨誤〉，《紅樓夢學刊》，3，北京：2012，頁 97-117。
- * _____，〈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清史研究》，4，北京：2012，頁 1-14。
- _____，〈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祕〉，《漢學研究》，31.1，臺北：2013，頁 123-160。
- _____，〈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臺大文史哲學報》，78，臺北：出版中。
- 葉德輝，《書林清話》，《叢書集成續編》第 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9，景印民國九年刊本。
- 趙厚均，〈袁枚致駱綺蘭佚札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1，南京：2008，頁 212-225。
- _____，〈袁枚集外手札七篇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3，南京：2009，頁 62-68。
- _____，〈袁枚集外書札六通考釋〉，《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廈門：出版中。
- 劉廣定，《化外談紅》，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
- 歐陽健、曲沐、吳國柱，《紅學百年風雲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潘承玉，《求真與問美：古典小說名著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潘榮生，〈今鈔本《隨園詩話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6，長春：2003，頁 70-77。
-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韓旭，《曹雪芹身世揭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o, Yunzhi. "Suiyuan Shihua zhong youguan Honglouloumeng yiduanhua de Qianhou Bianhua: Jiantan Suiyuan Shihua de Banben (Changes Observed in the Passage Concerni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Different Editions of *Suiyuan Shihua*, with a Study on the Editions of *Suiyuan Shihua*)," *Honglouloumeng Xueka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tudies)*, 4, 2005, pp. 274-287.
- Huang, Yi-Long. "Cong Nalanshi si Jiemei de Hunyin Xitan Honglouloumeng de Benshi (A Study on the Original Story behi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rough the Four Nalan Sisters' Marriages),"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4, 2012, pp. 1-14.
- Li, Xiaoguang. "Suiyuan Guzhi Kaobian (An Examination on the Ruins of Sui's Garden)," *Dongnan Wenhua (Southeast Culture)*, 5, 1999, pp. 96-99.
- Qu, Jiang. "Mingyi Ti Honglouloumeng Jueju Ershi Shou Zhenwei Bianzheng: Yu Ouyang Jian Xiansheng Shangque (The Authenticity of a Set of Twenty Poems by Mingyi Entitled Inscription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Discussion with Ouyang Jian)," *Honglouloumeng Xueka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tudies)*, 3, 1997, pp. 223-241.

**A New Study on the Text in Yuan Mei's
Suiyuan Shihua :
Concerni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uang, Yi-l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ylhuang@mx.nthu.edu.tw

ABSTRACT

Suiyuan Shihua 隨園詩話, edited by Yuan Mei 袁枚, was one of the most widely-circulated poetry collectio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section which concern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紅樓夢 in *Suiyuan Shihua* is a subject of a heated debate, since it is thought to be the key foundation to the Neo-Redology 新紅學 advocated by Hu Shi 胡適 (1891-1962) — its reliability is tightly connected to the credibility of Neo-Redolog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nges between various editions of *Suiyuan Shihua*,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editing, with an attempt to solve this issue. I shall argue that the mention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Suiyuan Shihua* is not based on any actual knowledge. Yuan Mei mentioned it only to show off that his garden, *Suiyuan*, was the main setting of the famous story.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the reason why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were present and offers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mistakes in the text.

Key words: Yuan Mei, *Suiyuan Shihua*, Hu Shi, Neo-Redology

(收稿日期：2012. 9. 27；修正稿日期：2012. 11. 19；通過刊登日期：2012. 11. 21)

